

CHONG XIN
SHANG REN
DE
XING JING
DUI ZHANG

重新上任的

刑警队长

刘正华

7.5
9

I247.5

3179

3

重新上任的刑警队长

刘 正 华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B 470942

内容提要

本书围绕一起凶杀案的侦破破案，讲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以铁路公安分处刑警队长阿力莫斯为主的侦破组与敌人展开了一场血淋淋的白刃战。从主人公的遭遇和新老公安战士的命运，展示出了现实生活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

此书构思巧妙，故事曲折，情节生动，斗智斗谋，扣人心弦。人物形象鲜明，语言质朴，通俗流畅，具有显著的民族特点和浓郁的生活气息。

重新上任的刑警队长

刘 正 华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75 字数: 96千

1987年10月第一版 1987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8,840册

统一书号: 11089·422 每册: 0.75元

第一章

秋风给草原染上一层金色，
落叶下蠕动着凶狠的毒蛇。

——蒙古族民歌

—

“中秋的月亮明如镜，金色的草原都是情。”萌根草原上的牧人和铁路工人们，常常用这样的佳句来赞美中秋节的月色，以此来表达他们对生活的热爱。这里的人们勤劳、朴实、勇敢，他们非常喜爱这充满诗情画意的中秋时节。这里流传着许多有关中秋月下的爱情故事和美好而神秘的童话。每到中秋月夜，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哼唱《敖包相会》这支歌儿：

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
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
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哟，
你为什么还不到来

……

这个时候，给人们带来了美好的回忆和向往，使人们对生活充满热情和希望……

一九七五年中秋节之夜，月亮格外的明朗，可是一过后半夜忽然起了大雾。月亮被厚厚的云层遮住了，大雾笼罩下的萌根草原变得死一样的沉寂；高高的娜仁乌拉大山静静地矗立在浓雾之中，象姑娘蒙着面纱睡熟了似的。山前那宽阔的霍勒斯太河，在静静地流淌着，失去了在银色的月光下浪花儿追逐的欢乐。到接近黎明的时候，天变得更黑了，那横贯东西的铁道上，灯光仿佛也被夜雾涂染成暗淡的星星，铁道上没有一辆火车通过。就在这万籁俱寂的黎明时分，一个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又伸出了罪恶的魔爪。这罪犯杀人行凶，阴险狡猾，他蒙骗着善良的人们，给中秋的草原蒙上一层神秘的恐怖气氛，严重地扰乱着社会的安定。

巡道工李太平一觉醒来，看了看表，上班时间已过了一刻钟。他翻身下床穿好衣服，背起巡道袋，一头扎进浓雾里去了。这位四十多岁的老巡道工人，工作上一贯是懒散的，常常因工作散漫挨批评。此刻，他揉着惺忪的睡眼，熟练地踏着道心的枕木，迈着飞快的碎步向前走去。当他走到站外扬旗杆的附近时，被什么东西绊了个跟头，他本能地感到事情不妙。当他照亮手中的信号灯时，一个令人震惊的场面呈现在

他的面前，他被吓得后退了几步，“啊呀，这不是老罗吗？”他失声惊呼。

一具尸体横躺在铁道上，死者后脑壳被钝器击碎，身上血糊糊的，面色苍白，一双呆滞的眼睛睁得老大，脑袋正好枕在钢轨上。

李太平摸了一下老罗的鼻子，老罗早已停止了呼吸，胸口还有点温热，看来是刚刚断了气。李太平摸着尸体，心咚咚地跳起来了，他好象觉得就在他刚才急匆匆的行走时，一个熟悉的影子，在他四五步以外的雾中闪过去了，仿佛他还曾听到那人逃下路基去的脚步声。这显然是有人刚才杀害了老罗，然后故意将尸体放在铁道上，好让火车轧碎尸体。

老罗是工务段保卫股的股长，四十六七岁，他这次到萌根草原领工区，是来调查丢失枕木的案件。三天前，码在路基下的五十根再用枕木都不翼而飞了。段里的领导同志很恼火，让老罗亲自出马查清这件事情。老罗来到领工区，先后找过不少人了解情况，其中也找了李太平。向他查问接班巡道的时间，追寻丢失枕木的线索。他的问话使李太平不寒而栗。李太平当时就向他坦白了在今年春天往家里偷过两根枕木，现在枕木还在凉房里。谈完话后，李太平这个小心眼儿人吓得饭都吃不下，觉睡不着，昨天半夜起来喝了一顿闷酒才朦朦胧胧地睡去，早晨睡过了点。

“呜——”远方传来了汽笛鸣响，一列货车开过来了。车头上的大灯越来越亮，李太平顾不得想什么了，迅速把尸体拖下了铁道，火车风驰电掣般地驶来，狂啸一声冲过去了。

李太平推测到凶手是个熟悉铁路的人，不然，为什么偏偏选择了他巡道应该刚巡过去的时间呢？幸亏他睡觉睡过去了一刻钟，不然这具尸体已经粉身碎骨了。一阵恐惧袭来，李太平梦呓般地呼叫着：“来人哪——来人哪——”这喊声好象被浓重的晨雾笼罩住，颤微微地难以扩散。李太平瞅瞅死者那苍白淌血的脸，仿佛那凶手已将闪着寒光、滴着鲜血的刀尖顶在自己背后，使他惊惧得难以挪步。他不由得打个惊颤，头发根似乎全竖起来了，心也要从嘴里蹦出来……怎么办？怎么办？他来不及细想，终于拔开腿，边呼叫：“杀死人啦……”，边竭力向萌根车站派出所的方向跑去。那不祥的晨雾象是被冲破了一隅。

二

这天上午十点三十分，当四〇二次客车在萌根车站停稳时，车上匆匆下来一行公安人员。为首的是铁路公安分处刑警队的指导员兼队长宝丽呼红，还有知名的侦破能手、新任副队长白茅及随从的三位年轻的侦察员。

站台上，萌根车站派出所的老所长张宏和女青年副所长及几位民警迎了上来。

公安分处刑警队指导员生得一表人材，身段儿苗条俊秀，举止落落大方。上身穿雪白女式警服，下身穿一条改瘦了的警蓝裤。让人看着会联想到侦破电影里公安女主角的那种形象美。尤其是脚上穿了一双乌黑铮亮的短腰马靴，腰间扎着一条棕色发亮的皮带，发辫在雪白的警帽里，显得特别精干。领章、帽徽那三角对衬的鲜红色彩，映衬着她那张细嫩白净的脸。她眉毛细长而浓重，眼睛大而有神，乍一看上去是那样动人。当她瞅你一眼时，你立刻会感觉到这是一双饱经人生世故，而且有着一定穿透力的眼睛。她嘴角略向下撇着，闭着嘴时，常常自带一种嘲讽之色。她第一个下了火车和前来迎接的同志们一一握手，握手时连那雪白的手套也不摘掉，神态显得那么清高。

副队长白茅是最后下车的。他三十六七岁的样子，中等身材，过早地谢了头顶，黑黑的长方脸，浓浓的黑眉下深陷着一双棕黄色的眼睛，纽扣似的鼻子下，鼓着一张孙悟空似的雷公嘴。他没戴帽子，没穿警服，上身穿着一件鱼肚白衬衫，屁股后面挂一只带着皮套的手枪。那条发下来就宽大的警蓝裤，让他穿着也不大舒展，没穿袜子的脚上还穿着那双不时兴的凉鞋。他的脸上常常显露对一切事情满不在乎的神

态。

白茅其貌不扬，但在这火车日夜飞奔的千里铁道线上和在那人山人海的城市里都是有名望的人物。他是江苏人氏，是和阿力莫斯同时被公安处处长云大江看准后从剧团里要到分处来的。据他本人说白茅的名字，是家乡的一种草本植物，根茎可以吃，还可入药，叶子可以编织蓑衣，是江南人所喜欢的一种草。当时生下他家里生活困难，老吃这种白茅草，老人根据自己姓白，就给他取了白茅这个名字。可白茅这人也真和他的名字一样，他朴实、正直、机智、勇敢、大公无私，非常热爱侦查工作。过去，一直给阿力莫斯当助手，两人配合默契而得当，曾破获过很多起疑难的大案、要案。

阿力莫斯是铁路公安部门的侦破高手，人称“小福尔摩斯”，伙伴们常常用赞美的口气称白茅为“华生”。那个时候，市里的那些盗窃惯犯都不敢轻易到车站一带来活动。他们借白茅这名字，把铁路公安都叫作“猫”，他们到车站一带怕被“猫”叼了。连外地过来的犯罪分子一般也不敢轻易在站区作案，都知道铁路刑警队里有几只很厉害的“猫”……

文化革命期间，阿力莫斯和白茅同时被列为白专道路的典型，说他们是执行修正主义公安路线的黑干将，是只抓耗子不看路线的猫。后来，阿力莫斯被调

离了公安部门，白茅随着也被调到下面的派出所去当了一名普通民警。

自从一九七五年七月份以来，公安部门开始整顿了，曾被打成“走资派”的公安分处老处长云大江同志也复职了。和白茅同时被调出去的那批有经验的公安干警，也调回了分处。白茅过去是刑警队第一组的组长，这次一回来就被提升为刑警队的副队长，现在随宝指导员来萌根草原，是他任职后着手侦破的第一个案子。

所长张宏紧紧地握住了白茅的手。但他那张仿佛不会笑的面孔，只是上下打量着老战友，微微点头致意。当副所长彤乐歌热情地过来和他握手时，白茅的面部表情更加冷淡了。但在冷淡之中，那一双棕黄色的眼睛里掠过一丝使人难以觉察的悲伤。他见到这位纯朴的姑娘，立即想起了他最亲密的战友阿力莫斯。他没和彤乐歌谈什么，便直奔发案的现场去了。

李太平报案后，张宏立即带领所内民警勘查了现场，保护了现场，做了现场笔录。刑警队的同志们赶到现场之后，又展开了细致的勘查。

指导员虽说是个女同志，却不愧为是个做公安工作的，她戴上了口罩戴着白手套把受害者的尸体反复查看，没有丝毫惧色。她瞅着死者的头部伤口说：“头上有开放性伤口，但在路基上下和死者周围没有血迹，

说明这里不是第一现场。”她站起来习惯地背过双手，又说：“就是说凶手下毒手的时候，不是在这里。”她一面布置敏珠尔给现场照像、绘图、做详细的现场勘查笔录，一面迈着轻快的步子在草坪上觅踪，有时久久地停在一个地方观察着什么。

白茅象一只灵敏的警犬在到处搜索嗅觅着，他查遍了老罗的浑身上下，发现受害者的左手腕上少了一块表。张宏证实说老罗在昨天还当着他看过时间。不少同志都知道老罗有一块好梅花表。

宝丽呼红勘查完现场后，走到正爬在地上捕捉脚印痕迹的白茅身旁说：“老白同志啊，依我看，这倒象是一个抢劫凶杀案，同时我觉得这是知情人干的。”

白茅好象没听见似的，连头也不抬。这时，只有很熟悉他的人，才能看出他正沉浸在一种异常的激动之中。他在路基下的草坪上半蹲半跪着，轻轻地拨动着杂草，细细地查看着草下的脚印。深陷在眼眶里的一双棕黄色眼睛，象两团燃烧着的火一样，集中着他所有的活力。他极力想用眼光穿透罪犯那层蒙住多少双善良眼睛的“画皮”。白茅那一张满是黄胡须茬子的雷公嘴巴紧紧地闭着，没过多久，就从那纽扣鼻子里长长地呼出一口气。他全神贯注，象一个勇敢的猎人接近了一只凶狠的野兽之后那种激动一样。他的心剧烈地跳动着的心，他全身的热血沸腾了——他发现了令

他震颤的神秘的脚印。这脚印和杀死阿力莫斯妻子萨仁格的那个凶手的脚印完全相同。这脚印和当年把工务段的韩书记拖上铁道，让火车轮子把尸体轧碎的那个做案人的脚印也完全相同……这个杀人犯又来到萌根草原作案啦！白茅激动得连拨动草叶的手都有点发抖。这个杀人魔鬼的脚是用毛毡裹起来的。这只脚连毛毡都算上是28.5厘米，除去毛毡和鞋的放余量及内外差，这双脚的鞋号是25号。尽管它是经过伪装过的，但白茅一眼便可以看出它的脚跟压力点较前掌重，擦、挑、杓痕较大，磕痕较少。前掌向外偏，压力较轻……

从这些脚印，仍然可以看出罪犯是个年纪较大的人，起码在四十五岁开外。从步法特征上看，他是个身体重，个头矮的人。脚掌内沿有虚印，从脚尖、脚跟明显的擦痕观察，罪犯走路抬脚底，倒很象是个女人的脚印，但从脚印的力度上来研究，就又不象是个女人了。

白茅这一套追踪的绝技，是从他最亲密的伙伴儿阿力莫斯那里学来的。他认定这双脚印是那个多年来罪大恶极 逍遥法外的老佛爷的脚印。他的心在激烈地跳动着，但他觉得光凭自己这个刑警队副队长的职能和自己的侦查能力及客观条件，怕对付不了这个作案老手，弄不好会打草惊蛇，或再闹出其它不好的结

果来。这脚印的发现使他立即想念起他那亲密无间的战友阿力莫斯。如果有他来主持侦破这个案子，这狡猾阴险的杀人魔鬼非落网不可！阿力莫斯将会用一把智慧的钥匙，去打开这个疑难的锁头。

白茅一言不发，默默地查看着罪犯的踪迹。他沿着罪犯走的脚印和滴在草叶沙土上的血迹，在萌根养路领工区的西墙外面的草坪上，找到了罪犯作案的第一现场。这里有老罗活着时的脚印。老罗就是在这片草地上被罪犯杀害的。沙土上有老罗倒下去的卧痕，有罪犯扛起老罗后留下沉重的脚印，而老罗的脚印从这里消失以后就再也找不到了。

白茅呆呆地望着这血淋淋的现场，望着犯罪分子如此嚣张地杀人行凶的痕迹，急得眼里直冒金星。他恨不得插翅飞到市里，到云处长那里去请求，好让阿力莫斯趁现在这个令人舒心的整顿时期，立即回到公安战线上来。战友们并肩战斗，去打击邪恶，伸张正义，保护善良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白茅起初采用循线追踪法，沿线一步一步往前追。后来草坪上的踪迹断了，他又采取了联结断踪、识别迷踪法，采取了圈踪、迂回寻踪法，终于在马路的附近又追上了那双裹着毛毡的脚印。追到大马路上以后，脚印就再也看不见了。那红泥土质的硬马路

上，只留下隐隐约约的，几道胶轮车辙。白茅心里骂道：“好狡猾的一个罪犯！”现象表明，罪犯已乘车远去，但经验丰富的白茅却把侦察点放在萌根草原小镇的铁路站区一带。他打算在近日内用候踪法来继续侦察，追踪与现场勘查，调查访问相结合，在站区周围大小路口迂回，寻找那双神秘的脚印。

白茅协助敏珠尔从各个角度对现场进行拍照，并恢复了现场的原始状况，根据李太平的记忆，又把受害者的尸体搬上铁道放好，然后拍照。还用石膏溶液灌注方法，提取了留在泥土上的立体脚印。白茅亲自对照了一下现场笔录，发现宝指导员在笔录上加了她的分析判断：“这是国内外阶级斗争在萌根草原的反映的产物，据我侦破组勘查和判断，这是一起反映在经济领域阶级斗争的抢劫凶杀案。”

白茅看罢，毫不客气地给勾删掉了，他瞟了一眼宝丽呼红说：“现场笔录要忠于事实真相！”白茅只保留了敏珠尔记录下来的现场上的客观事实。

站在一旁的宝指导员挑了挑那双秀气的眉毛，轻蔑地朝白茅撇了一下嘴。她向大家摆了一个手势说：“今天勘察就到这里了，回所先吃饭吧！”

张宏带着大家向站区走去。

三

从发案现场往萌根派出所走的路上，白茅又被一双新出现的脚印强烈地吸引住了。他望着路上这清晰而熟悉的脚印，高兴得心都跳快了，他差点拍着张宏的膀子喊出口来。他稍微冷静了一下，推说要上厕所，故意落在了众人的后面。这双脚印特别象他最亲爱的战友阿力莫斯的脚印。他俩朝暮相处多少年，在阿力莫斯教他追踪法时，就用这双脚换过许多双鞋。那时，阿力莫斯换一双鞋就让他识别一次……此刻，他看到这双脚穿着一双球鞋，前掌蹬挖力强，抬痕明显，弹跳力强，抬脚高，挥动利索，速度快，更象阿力莫斯的是这双26号的回力鞋印磕痕明显，从步幅特征和步态特征上看，都特别象是阿力莫斯的脚印。

白茅清楚地记着他俩在侦察员训练班上时，阿力莫斯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理论结合实际地给他讲过：“步法是根据人体运动力学的原理研究人行走运动的规律特点的。由于每个人的生理机构、劳动条件、生活环境的不同，年长日久形成一定的行走运动姿势，这种运动姿势又如实地反映出步法的特征，因此，常常留心，多次实践深入研究，每看到一个人的脚印，就会想象到他的体态，年龄，甚至他的性格。”

在训练班上，他俩常常换鞋，互相做游戏，互相测验，任凭谁换上大鞋、小鞋或者女同志的鞋，都能识别出来。

这双脚印是从车站出来的，按照印痕的时间分析，是在三个小时以前留下的。他很可能也是坐四〇二次车过来的，在十点三十分左右留下的脚印，因为这脚印和他们奔赴现场的脚印的新旧程度是一致的。他又顺着这双脚印追去，这一行足迹同样也是神秘莫测的，它远远地迂回到发案现场，从第一现场又伸向草坪，最后也跟着那双色毛毡的脚印上了大马路，然后就消失了。

白茅被中秋的太阳晒出了一身热汗，他双手叉腰，呆呆地站在大马路上，马路象一条土黄色的带子伸向天边，他久久地望着远方那一丛丛树木和那一朵朵奇特的白云，浓眉下面那一双棕黄色的眼睛迷惘了。

一阵摩托车声响，敏珠尔出现在马路上，他是奉张宏的命令来找白茅的。铁路公安的老同志们都了解阿力莫斯和白茅这两个人，他们每碰到疑难的案件就如疾如醉，深深地迷在案情中。

正好所里进山的同志打住一只黄羊，所长张宏和副所长彤乐歌亲自下厨房，特意为刑警队的战友们做了草原风味的手扒羊肉。张宏知道白茅爱喝酒，出去

买了一瓶酒到办公室和白茅喝起来。张宏本想和白茅谈谈天儿，可白茅的情绪一直不好，只是默默地喝闷酒。张宏提了好多次话头，他都支吾过去了。后来，张宏看出他有心事，也就不再问什么了。两人只是喝酒，低头吃肉。

不多时，指导员进来了。她已吃完了饭，从提兜里拿出保温杯，泡上了小叶儿茶，坐在张宏的斜对面说：“我已给分局党委赵副书记打了电话，简单地做了一下汇报。”

“没给云处长汇报吗？他对这案子很着急呢！”白茅头也没回说了两句。

“赵书记分管咱们公安口，他会跟云处长讲的。”宝丽呼红接着说：“我用电话直接把案情报告了公安局，老白你下午写立案报告表，加上附件。”

白茅嘴里嚼着肉，没有回答。

“我和老张及养路领工区支部商量了一下，这里没有招待所，咱们来了住宿较紧一些，你住养路领工区的党支部办公室，办公室里屋有一张床，你休息办公都方便。我住养路领工区后院的那间女客房，让敏珠尔和小刘就住在派出所的办公室里吧。”

白茅喝了口酒说：“住哪都行。”他伸手抓起一块骨头啃起来。

指导员向张宏问起关于工务段保卫股股长老罗同